

阿拉曼墓地的一块墓碑

操风琴

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并不为人们熟知,但是这里的一句墓志铭几十年来却流传五洲,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阿拉曼是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片沙漠,从埃及名城亚历山大出发,沿着与地中海平行的公路向西一百公里,就到了这块二战期间盟国与轴心国展开激烈角逐的北非战役所在地。车子行驶在沙漠公路上,我想起上中学时,历史教科书上只有短短的几段介绍二战时期的北非战场,那薄薄的一页离我一直是那么遥远,可如今它是那么近,近在咫尺,成千上万战死在这里的年轻士兵把这页历史演绎得如此悲壮、厚重,历经七十余年的岁月而依然动人心魄……

1940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北非,开辟北非战场,意在控制作为欧非战略要道的苏伊士运河,伺机进攻英国本土。为粉碎其阴谋,同盟国军队在这里与意军以及赶来增援的德军展开千里鏖战,历时两年有余。1942年,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英国第八集团军被迫东退到埃及阿拉曼地区,在这里修筑工事,阻挡德军朝苏伊士运河方向前进。10月23日深夜,双方在以阿拉曼为中心、纵深50多公里的战场上展开血战,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元帅隆美尔匆匆从德国赶回,接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的最高指挥官,但已无力挽救希特勒非洲军团一溃千里的败势。阿拉曼战役成为二战北非战场的转折点,从此德意法西斯军队在北非走上了灭亡之路,而盟国付出的是死伤一万余人的沉重代价。

昔日的硝烟已随着几十年的时光慢慢淡去,只有几千座齐刷刷排列在黄沙中的英军阵亡将士的墓碑在默默告诉所有的行人:这里曾经是千军万马厮杀的世界。

经过锲而不舍的询问,我们终于在公路边一座不显眼的矮墙边停下,走进小门,再走过又长又宽的甬道,一座壮观的拱门和上好大理石砌成的长围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围墙光洁平整,内墙上用英文记载着这座墓地的由来和建造经过,并感谢埃及政府将这块土地无偿赠送给英国人民,安葬这些未能马革裹尸还的将士。

走过拱门,几千座整齐划一的墓碑方阵顿时进入视野,上方是晴空万里,地上是黄沙漠漠,只有一簇簇紫红色、深红色的小花树被修剪成球状,给这片震撼人心的墓群增添些许亮色。

我站在墓群前,用静默表达我对这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勇士们的敬意,而其他同行者则很快开始寻找那块举世闻名的墓碑——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句感人肺腑的墓志铭。不一会儿,有人在密密麻麻的墓碑林中发现目标(见图),我们纷纷围上去,仔细端详这块长方形洁白大理石上的文字——

在世上,你只是一名士兵;



对于我,你却是整个世界!

石碑上铭刻着这位名叫G·F·戈弗雷的小伙子的兵种、家乡、牺牲日期和年龄。这名战死沙场时才22岁的小伙子来自英格兰沃里克郡,部队编号为7907008,牺牲于1942年10月24日,也就是阿拉曼战役打响的第二天。

墓碑上并没有立碑者的姓名和身份,也许立碑者是年轻人的恋人,也许是母亲,不得而知,可是全世界人类的情感都是相通的,这么一句简短的话,不知蕴含了多少哀痛和悲伤,政治家一千篇洋洋洒洒的演说都没有它厚重。

这名年轻士兵倒下已七十多年,而战后含悲为他立墓碑的亲人或许也已不在这个人世了,但碑文却口口相传,不胫而走,以致现在每个到阿拉曼的游人都必来这块墓地,寻找这块饱含无限亲情、让人潸然泪下的墓碑。

可是,饱蘸深情的碑文又岂止这一处呢?几千座墓碑中,几乎每个墓碑上的文字都让我驻足——

“孩子,在你牺牲的地方,高速公路会带你回家”;

“亲爱的丈夫,我们在记忆的天堂里日夜相会”……

感人的话语实在是太多,太多。

战争与和平,亲人与敌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气势磅礴的历史与渺小血肉之躯的消逝……这一块块情深意长的墓碑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万马奔腾、千军厮杀中,一个普通士兵不就是漫漫大漠中的一粒沙、莽莽森林中的一棵草吗?可是在至爱亲人的心里,他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的消逝是亲人们永远的悲伤。

英国驻埃及大使馆在这里专门设立了管理处,巨大的墓碑林俨然是一个整齐的军人方阵,一律面朝地中海的方向。

浩瀚大海的那边就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只能永远长眠在异国的这片黄沙中了,只有地中海拍岸的碧涛和亲人的思念日日夜夜陪伴着他们的灵魂。

我所经历的“二号病疫情”

张先发

暑假结束了,回校上课。那时我们的大学还在安徽省宣城县一个叫叶家湾的地方。我从安庆坐客轮到芜湖,再从芜湖康复路火车站坐皖赣线列车到宣城,最后坐汽车到叶家湾。

康复路火车站很小,大约一百平方米的候车室里摆着几条木凳。开学前一日,9点多那趟开往宣城的列车上大多是我们同学。候车室坐不下,大家就站在月台上聊天,从合肥和淮北方来的同学都在神秘地说着淮北地区有一种恐怖疾病在流行,有可靠消息的同学说,那种病叫“二号病”,传染性极强,“人得了没治”。

病在淮北,我们这是在皖南,同学们也就聊聊而已,没把它当回事。火车很慢,沿途每个小站都停靠。初秋的阳光金子般撒在江南大地上,晚稻秧苗青翠,车窗外的小河如绸带飘向远方。这里是南朝诗人谢朓当太守和唐朝诗人李白游历的地方,也是宋朝诗人梅尧臣的故乡。当年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生活是那么美好,遥远的疾病和我们没关系。

一个暑假未见,同宿舍同学都很兴奋,大家分享着暑假见闻和各自从家带来的食物。我们宿舍有位淮北方来的同学,他带来了家乡特产——石榴。疫情在淮北地区,但学校还是很重视,开学的第一周,通知所有家在淮北方同学去校医院检查。我们宿舍那位家住淮河以北的同学也去检查了,回宿舍后,我们问他检查什么,他脖子青筋勃起,感觉受到极大侮辱似的骂道:“他娘的,捅屁股”。

中彩了。几百名淮北方同学只有我们同宿舍那位同学查出疑似病例,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芜湖地区卫生防疫站两台车拉着笛声进校把我们宿舍包围了,下车的人人穿着严密的防护服。我们宿舍被封控,同宿舍七名同学被拉到校医院做检查。这么多年过去,取拭子的酸楚滋味还是难忘。真是“他娘的”。

那位疑似同学不知被拉去哪里,学校医院院长问我们吃了那位同学什么食物没有,我们说吃了他带来的石榴,院长说我们作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观察。“这种病叫二号病,就是霍乱,在现代医学面前,没什么可怕的”。他安慰我们说。“一号病”是鼠疫代号,后来我曾看过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对他描写鼠疫流行时人类的恐惧、焦虑、痛苦和挣扎的状态,留下深刻印象。“二号病”号埃尔特霍乱代号,据考证,这种病最早在恒河三角洲流行,想着恒河肮脏样,喝那种水腹泻也很正常。历史上霍乱有过七次大流行,数万人被夺去生命,多年以后我还买了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加深对霍乱的感受。“三号病”是天花,代号病就这三种。

言归正传,学校医院院长安慰了我们,又给我们发了点消炎药片,当时条件有限,隔离也没地方,学校医院用一辆救护车把我们送

到学校的一间废弃的农机厂里。农机厂位于一片茶园的中间,就一间厂房,厂房里还有两台锈迹斑斑的机器。铁门从外面上了锁,我们几个人坐在机器旁面面相觑。黄昏时,一位满面沧桑的老汉给我们送来了馒头和稀饭,我们问他,他说他是附近村子里农民,校医院出钱请他来给我们送饭。

校医院也送来了铺盖,几个人打地铺睡。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是老董同学,他是“老三届”,1968年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后来在合肥一家文工团吹黑管,他见多识广,又能闲话,听他聊天,日子也不寂寞。到了第三天,从早晨到中午都没人给我们送饭,到了下午5点,我们饿得不行,在老董同学带领下,我们翻窗逃了出来(老董同学毕业后曾在深圳市政府部门工作,去年因病去世,愿他魂灵在天堂安息)。我们身处茶园中,一条沙土路通向园外。暮色四合,山影朦胧,这是山水诗鼻祖谢朓写“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佳句的地方。后来那个老汉听村子里人说,我们是得了恐怖病的病人,他害怕了,就不再给我们送饭,但他也不去告诉学校医院,所以我们饿了一天。

我们走了一里多路来到校医院,值班医生见到我们,一脸恐惧,马上戴好口罩手套,站在他认为足够安全的地方问我们怎么跑出来了。我们告诉了他原因,他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们去找学校医院院长。

院长已经下班,值班医生详细告诉了我们院长家住址(后来我们猜疑这位医生可能与院长有矛盾,故意使坏让我们去院长家),谁知我们还没走到院长家,在教工食堂门口遇见院长,他正端着一盆馒头,见到我们也是一脸惊恐,马上把馒头别在身后,怕我们说话时唾沫飞到食物上。他很恼火,问我们为何跑出隔离地,老董同学代表我们说了原因,他说:“你们快回去,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饭。”

隔离七天,我们一切正常,平安回到宿舍。宿舍门窗紧闭,散发出浓浓的药水味,桌子上的书本都被喷洒的消毒药水泡胀了。以后的一个月,防疫站还每周来我们宿舍用紫外线灯灭菌。那段时间上课,我们似乎感到同学们有点躲我们宿舍的人。

毕业多年后,同学聚会,我们还和那位“疑似”同学聊起当时情况,他一直不承认他当时是患病,他只是刚从家里回学校,有点水土不服,轻度腹泻。当时芜湖地区防疫站还通知他们县防疫站,他们县防疫站人开着救护车去他家检查消毒。那件事让左邻右舍好久都躲着他家。

